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詹姆斯·加菲尔德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詹姆斯·加菲尔德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朝

詹姆斯·加菲尔德

全名：James Abram Garfield

绰号：船工吉姆

生卒：1831. 11. 19—1881. 9. 19

任期：1881. 3. 4—1881. 9. 19

出身：平民

学历：大学

职业：教师、律师、军人（少将）

党派：共和党

宗教：基督教

职务：国会众议员

夫人：卢克丽亚·鲁道夫

子女：5子2女

名言：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敢于直视魔王并对它说他就是魔王的人。

教育后继者，使其智慧和美德臻于完善，能够胜任未来的事业，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极高特权和神圣责任。

一、贫寒出身 艰苦求学

1831年11月19日，在俄亥俄州凯霍加县奥兰治一所小木屋中，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父亲为他取名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这个名字用的是他的在幼年时就死去的哥哥詹姆斯·加菲尔德和他的父亲艾布拉姆·加菲尔德的名字。出生时他重10磅，全身明显地不合比例，双腿粗短，脑袋和躯干特别大。凸出的前额，淡褐色的头发，蓝眼睛，鹰钩鼻。

他的降生，使得这个本已欠了一大堆债的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在他刚满周岁时，父亲在扑救一次大火后，患肺炎去世，留下他母亲和四个小孩子，加菲尔德年龄最小。

加菲尔德对父亲毫无印象，在贫困中长大，深受母亲和舅父的影响。他是一个早熟的娃娃，9个月会走路，10个月能爬梯子，3岁已识字。

面对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一大堆债务，加菲尔德的母亲伊莱扎·巴卢卖掉了农场里的大部分土地，还清了债务。在余下的一点点可怜的土地里，靠着她的刚强勤劳，带着四个儿女艰苦度日。

摸爬滚打间，加菲尔德在小木屋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下地干活和到附近干零活用以维持生活。学习，只能在冬闲或劳动之余。虽然学习的时间有限，但他对于读书热情很高。

18岁那年，加菲尔德带着母亲积攒下来的15美元，进入了俄亥俄州切斯特的圭亚加学校就学。他边学习边干点零活，甚至

曾在岸边赶着一群骡子，拖着驳船通过狭窄的运河口，常常从狭窄的拉纤道上摔出来，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同年，加菲尔德曾经到一所乡村学校教书，大约一个学期，这段日子，使他的演说天才得到最初表现，也为他后来的竞选总统演讲打下了基础。

次年（即1849年），他进入俄亥俄州的吉奥加神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刻苦攻读，勤学好问，很快在古典文学方面显露才华，并有了较高造诣。两年后，他进入该州海拉姆的西部综合进修学院即后来的海拉姆学院，这是基督会门徒开办的学校。加菲尔德和家里人都是该教的教友。在海拉姆的三年里，他特别精修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这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靠着辅导包括他未来的妻子在内的一些学生挣点钱来维持他继续深造的求学费用。

1854年，加菲尔德到马萨诸塞州的威林姆斯学院继续大学学业。这是他经过三年的勤奋工作和节衣缩食，积攒下一笔钱，才获得的重新深造的机会。在威林姆斯学院，他在德语和演讲方面都是班里的优等生，每次考试总是全班第一。有一个冬天，他到弗蒙特的壮普诺尔的一所学校教书挣钱，而他的前任教师恰巧就是切斯特·爱伦·阿瑟（后来继他为总统）。

在威林姆斯学院时期，他的院长、著名的教育家马克·霍普金斯非常器重他，曾给了他不少帮助，而这种帮助在别的同学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加菲尔德后来在描述这所学校时，把它看作是一所最完善的学校，他说：“……在一条简单的板凳上，马克·霍普金斯坐在一头，我坐在另一头……”。

1856年，加菲尔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林姆斯学院后，重

回到俄亥俄州的母校——海拉姆学院担任古典拉丁文、希腊文教授，同时主讲高等数学、历史学及哲学。由于他人品端正，学识渊博，深为同事佩服，不到一年就升任学院院长，这时他年仅26岁，但因身材高大（1.83米），肩宽背阔，蓄着浓密的长胡须，显得老成持重。他对同事很随和，有时还在他们的要求下，表演一下一手写拉丁文，一手写希腊文的绝技。

二、曲折罗曼 美满婚姻

加菲尔德在幼年时有一个伙伴——也是他断断续续的小学时期的同学玛丽·哈贝尔。后来他们一起到俄亥俄州的海拉姆学院求学。在该学院，他们频繁约会，以致朋友们推测他们已经订了婚。但是，加菲尔德实际上从来没有求过婚，并最终决定，他们仅仅是朋友。然而，她对失去他感到悲痛欲绝。1858年，她与另一个青年威廉·泰勒结婚。但由于对加菲尔德用情太深，最终积郁成疾，于7年后去世。

对于哈贝尔小姐，加菲尔德未动任何感情，但对于丽贝卡·J·“兰西”·塞莱克这位年轻、聪明的美丽小姐，他还是动了一番感情的。那时是加菲尔德在威林姆斯学院求学时，与塞莱克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住在纽约州波斯坦基尔的玛利亚·勒尼德夫人，他常常在那儿的基督会集会上布道。塞莱克小姐也是基督会的教友。共同的信仰，使得他们有了更多共同的语言。加菲尔德在与丽贝卡约会的同时，也在追求以前他在吉奥加神学院的同学卢克丽亚·鲁道夫女士。

鲁道夫与加菲尔德一样爱好古典文学，又是一位性情温和

的良家女子。他们俩曾经一起参加了一个反对战争和奴隶制的教派。1858年，两个姑娘都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但加菲尔德最终放弃丽贝卡而与卢克丽亚·鲁道夫结婚。但在婚后的最初几年，加菲尔德太太怀疑丈夫仍念念不忘“兰西”·塞莱克，故而深感不安。后来塞莱克小姐一直没有结婚，于1909年去世。就在1858年的11月11日，26岁的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与26岁的卢克丽亚·“克雷特”·鲁道夫结婚。婚礼是在新娘的父母家中举行的，卢克丽亚——这位农场主的女儿，虽然相貌平平，但她的聪慧和求知欲望吸引了加菲尔德。当加菲尔德进入威林姆斯学院深造时，她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巴奥教书。他们曾计划推迟婚期二三年，等他赚了更多钱后再结婚。尽管俩人都是基督会教友，婚礼却是由长老会牧师亨利·希契科克主持的。新婚没有度蜜月，而是立即在海勒姆过起了家庭生活。

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他们相亲相爱，以致在加菲尔德遭到致命的枪击时，他的在重病中的妻子仍及时赶来看顾。

三、总统任前 政途辉煌

还是在海拉姆学院任教期间，加菲尔德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最早接触政治，是1856年时他在俄亥俄州为约翰·弗雷蒙进行总统竞选活动。那时，他便站在新成立的共和党一边。他反对奴隶制和脱离联邦的分离论，他的废奴主张在当地受到欢迎。同时，他还到全国各地作演讲旅行。

虽然加菲尔德在海拉姆执教一年便荣升院长，但他精力充沛，仅仅担任院长工作不能满足，校园生活对雄心勃勃的加菲尔

德来说更缺乏足够刺激。因此他以大量时间充任基督门徒会的业余传教士，宣传教义，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演说技能。同时他还刻苦攻读法律，两年后，被律师公会正式接纳，成为一名律师。

加入共和党后，加菲尔德决心竞选州参议员。后来果然如愿。1859年，他当选为俄亥俄州参议员。他思路敏捷，能言善辩，唇枪犀利，政治观点鲜明，抨击民主党时每中要害。他支持用强迫手段使那些退出的州重返联邦。这些使他很快崭露头角，令人刮目相看。

内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林肯反对奴隶制和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他以流利的口才在各种场合发表雄辩的、鼓动性极强的演说，为联邦军招募了不少新兵。他协助组织了俄亥俄州第四十二步兵志愿团，其中包括海拉姆学院学生组成的一个连队，加菲尔德被授予中尉军衔，很快便晋升为上校，指挥整个团。1862年初，他带领一个旅在米德尔河战役中击败了由汉弗莱·马歇尔将军指挥的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南部联邦军队，成功地阻击了反叛军队向肯塔基东部的桑迪山谷挺进。于是，他被擢升为准将以表彰其战功，这时他仅仅30岁，是联邦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后来，他参加了夏伊洛和科林思战役，随即被指派为军事法庭审判员，审理费滋·约翰·波特少将在布尔伦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违抗军令的案件。

1863年9月，加菲尔德准将参加奇克马加战役时，功绩卓著，在战马被击毙的情况下仍把情报安全送到，使坎伯伦的军队免于覆没。由此，他被提升为少将。他的上司——坎伯伦军区司令威廉·罗斯·克兰斯少将这样评价加菲尔德：“无论是为了提出的建议，还是为了帮助管理这支军队，我都非常感激他。他具

有一个伟大指挥员的天才和干劲”。

由于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指挥官的注意，加菲尔德携带报告被派往华盛顿，林肯问了他不少问题，发现他见闻广博，要求他竞选国会议员并支持政府的工作。因为林肯深知一个少将容易得到，而一个干练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难求。加菲尔德勉为其难地答应离开部队，于1863年被选为众议员。此后，他从事起草法案和其他战时议案的工作。这也是共和党人首次当选众议员。虽然他当时已辞去军职，但仍穿着军服。接着，他一连八次重新当选，历时达18年之久，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从议员成为总统的人所没有过的，这也说明他在民众中威信之高，因为在这个时期里，有许多共和党人包括他的朋友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在内，在俄亥俄州的选举中都落选了。

在这一段时间，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终于成为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的领袖之一，他先后担任的都是众议院里极其重要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如：军事委员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筹款委员会等。他博学多才，看问题能从全国出发，并善于把理想和实际结合起来。

南北战争期间，加菲尔德是国会中最激进的共和党人之一，呼吁没收反叛分子的财产，处决和流放南部邦联领导人。在南方重建时期，他支持给予黑人选举权、重建国会和弹劾约翰逊总统。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坚决反对发行“绿背钞票”计划，主张执行“健全的货币政策”，并用硬币支付政府债务，反对只采用银币，主张以黄金和白银同时作为货币基础的复本位制。对外，他是一个温和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主张把保护本国工业作为1880年的首要任务。在这些方面，加菲尔德有时与林肯总统的意

见不一致，最终导致他不愿再次提名林肯竞选总统，但在共和党人没有能提出替代的候选人之后，他只是勉强支持林肯总统连任，但拒绝为林肯竞选。

为加强教育工作，加菲尔德创建了美国教育部。因为他认为“民主的伟大希望在于教育”。他认为南方要取得进步，首先要抓教育。他还担任史密森氏学会会长，帮助筹建了美国地质勘测局。

在关税问题上，他试图采取中间立场：“我赞成最终能导致自由贸易的保护政策，我也赞成只有通过保护政策才能实现的自由贸易。”虽然他如此谨慎，但也同许多国会的议员一样，受到信贷公司丑闻的牵连。他被指控接受了信贷公司的 10 股股票和一笔 300 美元的贷款。加菲尔德否认有任何不正当行为。他应召在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说，向他提出过购买股票的权利，但他拒绝了。他承认接受过那笔贷款，但坚持说已经全额归还了。丑闻一度使他的支持减少，但他还是被俄亥俄州的选民第七次推选为众议员。

随着重建的结束，南方叛乱诸州先后重返联邦，民主党势力逐渐复苏扩展。在 1876 年大选时，两党势力势均力敌，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几乎败北。选举因南方三个州和俄勒冈州的选举人票发生争执而陷入僵局。国会组织了一个 15 人的“特别选举委员会”，由它裁决总统归属。加菲尔德就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经过他和其他 7 名共和党成员努力，才使海斯仅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勉强获胜。

1880 年 1 月，加菲尔德被选入美国参议院。但由于他已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并作为党的领导人正在为下届总统的竞

选工作作充分准备，因而未正式履行参议员的职责。

在海斯执政时期，民主党人占众议院的多数，加菲尔德是占少数席位的共和党领袖。

四、意外候选 平淡竞选

1880年，又一个大选之年。对于这每四年一次的竞争，这一届选举更显枯燥无味。

先是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势力较强的有两派：一派是以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为首的“顽固派”，另一派是以缅因州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为首、几个小派联合而成的“混合派”。两派政见并无大异，但在瓜分政府权力的人事安排上互不相让。于是“政党分肥制”带入党内，演出一场“派别争肥”的闹剧。

“顽固派”的总统提名是前总统格兰特，而“混合派”却争取提名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加菲尔德作为俄亥俄州代表的领袖，不愿参与任何一派。他提他的同乡好友、当时任财政部长的约翰·谢尔曼为总统候选人。同时，加菲尔德任章程委员会主席，这使他便于提出使议会放弃单位投票制（一个代表团可不顾其中少数人的反对意见而作为一个单位投票）的主张，这是反格兰特力量的胜利，因为不实行单位投票制，前总统格兰特就很少有机会得以多数票。

在前33轮投票中，提名会议都陷于僵局，格兰特虽然领先，但只有300余票，比提名所需少70票以上，在他之后是布莱恩，所获票数在270到285之间，而谢尔曼所获票数在100票左右徘徊。然而对于加菲尔德，就像一个陪衬者似的，只得到礼貌性

的一两票——虽然他一再重申他对谢尔曼是忠诚的，但是，随着提名会议的继续进行，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与谢尔曼决裂，宣布他自己加入候选人队伍。在第三十四轮投票中，威斯康星州突然投了加菲尔德 16 票，加菲尔德立即重申对谢尔曼的忠诚。在第三十五轮投票中，加菲尔德获得 50 票，但在第三十六轮投票中，布莱恩和谢尔曼的力量都集结到了他的旗帜下。最后得票数是：加菲尔德：399 票；格兰特：306 票；布莱恩：45 票；谢尔曼：3 票。总统候选人终于归于这位拖着驳船过运河的赶骡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未来的总统出席了为自己提名的选举。

为了与“顽固派”取得妥协，大会选举切斯特·爱伦·阿瑟为副总统候选人。阿瑟是因抵制纽约海关文官制度改革被海斯总统罢免的海关税务官。

共和党的政策宣言基本上是重申 1876 年的政策宣言。

加菲尔德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陆军少将温菲尔德·斯高特·汉考克将军，他曾经是有名的葛斯底堡战役的英雄。但他对公共问题知之甚少，对搞政治更为陌生。而这班民主党人却偏提他为总统候选人。

在这次毫无生气的竞选运动中，两位候选人在各种问题上差别很少，都赞同内政改革，反对政府援助教会学校，反对中国移民美国。共和党一次又一次煽动南北仇恨，民主党也叫嚷抨击 1876 年的“大骗局”；但这些问题很快便让人厌倦，此后便转入个人人品上。共和党人强调加菲尔德的低微出身，童年起就在俄亥俄河上干活，得了个“船工吉姆”的绰号，以严肃和勤勉干到国会议员。它们还组织了“拉纤之路”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有年轻人、商人、德籍美国人、妇女——到他俄亥

俄州曼特尔的家中拜访，倾听他简短的、令人鼓舞的谈话。

为什么加菲尔德要在家中接受拜访呢？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加菲尔德很迷信。他曾对海斯总统谈了两个有关他会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兆头，海斯总统记在他6月15日的日记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出席提名总统候选人大会的那一天，有一个人分发《新约》的散页，给了他一页。他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后来隔了很久，他翻衣袋时又翻出了这张纸。在折叠好的纸的最上面印的一句诗是：‘造屋的人们抛弃的那块石头……’。下午一点，正好是把提名交付大会表决的时刻。在曼特尔有人看见一只鹰飞停在加菲尔德家的屋顶上好几分钟”。后来，在大选中，加菲尔德就在俄亥俄州曼特尔他自己家的门廊下，对选民做竞选演说。

一本共和党的竞选小册子上尽是加菲尔德的训戒，“任何东西如果人们不制造，它就不会自己产生”；“肩负重任的人如果没有才，最好办法是取代他”；“年轻人，被扔到船外，要么游泳逃生，要么沉没丧生，十有八九是好事”；“一磅勇气等于一吨运气”。

这些，都是共和党中的“顽固派”、“混合派”以及谢尔曼对他的吹捧，目的在于分享官职。同时，他们也竭力贬低汉考克。他们说，汉考克的儿子与一名叛乱同情者结了婚；称他为懦夫（虽然在内战中格兰特赞扬过他），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一位政治家的纪录，汉考克将军的政绩，……从档案中编纂”，然而让读者看到的却是7页白纸。汉考克的一次谈话说道：“关税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引起哄堂大笑。尽管关税法案事实上是地方利益集团压制的产物，但《哈泼斯周刊》称汉考克的声明“松散、

无目标、愚蠢、荒谬”。《民族》杂志声称：“这位将军关于关税问题的谈话是一位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的梦呓，很明显，他在讲话之前从未想过这一问题。”托马斯·那斯特在《哈泼斯周刊》上画了一幅漫画：一位手足无措的将军站在讲台上对着一个人的耳朵悄声问道：“谁是关税，为什么他只管收金钱？”

民主党也不示弱，他们利用了腐败问题，不仅抖出了“信贷公司丑闻”这件事，还在10月份到处散发一封伪造信，说加菲尔德从中国运入大批廉价劳工。它使加菲尔德在加利福尼亚州受到损害，但并没有妨碍他在别的地方的胜利。因为加菲尔德赢得了时机，在这之前海斯已经设法澄清了关于共和党人贪污腐败的种种指责，而且否定了加菲尔德从中国运入廉价劳工这件事，并且警告他在竞选之中保持低姿态，加菲尔德照办了。企业界担心汉考克的反关税政策，因为共和党人支持高关税，而民主党人赞成“仅仅为了岁入”的关税，从而大力支持加菲尔德的竞选运动。劳工阶级也提防汉考克，因为他作为军官曾帮助平息一次铁路罢工。

选举日那天，除了内华达和新泽西州以外，加菲尔德获得了全部北部和西部州的选票，赢得了选举胜利。他在选举人票方面的胜利是辉煌的：214票对155票。但从他所得的普选票来看，胜利却十分勉强。他得票4454416张，汉考克得票4444952张，全部900万张选票中他只获得1万张的微弱多数。尽管竞选毫无生气，但选民的投票率之高却令人难忘：78.4%的合法选民投了票。继1873—1879年的经济萧条到来后的繁荣帮助了加菲尔德，一流的党组织和雄厚的竞选资金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881年3月4日，49岁的加菲尔德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

誓就职。

对此，前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对他赞扬道：“作为一个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人，在加菲尔德的生平和奋斗中有着巨大的力量……他的出身贫穷而低微，依靠在各种职业上的埋头苦干，他成了伟大的学者、政治家、少将、参议员、总统候选人直至当选总统。……事实上，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中，还没有一个人起步是如此之低，而成就又是如此之大。连富兰克林或林肯也并非如此。”

五、短暂任期 政事繁忙

从3月4日宣誓就职到同年9月19日被刺身亡，加菲尔德的总统生涯不到200天。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数月之中。他的工作十分繁重。对内，一方面进行激烈的党内斗争，一方面打击舞弊活动和恢复总统在“南方重建”时期所失去的权威。

按照当时的政党分肥制任命文官的惯例，政府各部门的公职绝大部分要分配给共和党人，而且这些人必须是当选总统的支持者。但是，加菲尔德之所以能被共和常提名和得以当选，是共和党内各派妥协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官职位之“肥”是否能够分均，是他当选后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尽管改革文官制度的呼声日益增高，他的前任总统格兰特，尤其是海斯做了不少工作，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文官制度不满，虽然他在就职演说中特别强调了改革文官制度的必要性：“文官制度如果没成文的法律作为依据和约束，它就断不可能有一个合乎情理的根基。为了使文官制度本身得到改善，为了保护那些拥有人事任免权的人免受争夺职

位者对他们施加的强大压力，而造成时间的浪费和对公众事业的损害，为了保护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免受阴谋陷害的无辜冤屈，我将在适当时机要求国会就几个内阁部门中的较小官职的任职期限问题作出决定，并订立在任职期限内撤换任职人员的条件”。但他对改革缺乏信心，态度暧昧，只想在分配文官职务时尽量平均，求得党内各派的满意。对此，前总统海斯批评他：“他没有行政管理的才能——没有独创性，意志不坚定，缺乏道德力量。”

他任命亲信布莱恩为国务卿，威廉·罗伯逊为纽约海关的税收官。这一举动引起了康克林的大为不满，他认为本派为加菲尔德当选出力不少，虽然得到了纽约海关这块众所瞩目的肥肉的绝大部分职务，但把他的死敌威廉·罗伯逊安插进去极其不能容忍。康克林准备在这一问题上与加菲尔德决一雌雄，他要求共和党会议取消对罗伯逊的提名，同时又在参议院活动，以图阻止罗伯逊的任职。对此，加菲尔德十分恼火，他公开宣布接受康克林的挑战，并且“要弄清楚，总统究竟是参议院的收发员，还是美国的行政首脑？主要进口港应控制在政府手中，还是置于一个搞派别活动的参议员控制之下？”康克林能量很大，他施展威力，策划参议院延期讨论罗伯逊的任命，而批准了海关所有其他成员。加菲尔德针锋相对，只签署同意罗伯逊，其他一个也不同意，斗争到了白热化。康克林一伙采取非常措施，以辞去参议员职务相威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仅能迫使参议院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而且一定也会把他们重新选进参议院。殊不料参议院在震惊之余并未遵命，在接受他们辞职后又补选其他人进入参议院，还胜利地通过了罗伯逊的任命。这一仗加菲尔德大获全胜，打破了康克林对共和党的控制，同时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愤恨，但

当时谁也没料到会出现暗杀的惨剧。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加菲尔德命令邮政部长托马斯·詹姆斯调查“星形邮线案件”。所谓“星形邮线”，就是指偏僻地区专门雇用人员邮递的路线，而在这些邮线的合同签订中有欺诈行为的指控。詹姆斯初步调查找到的证据表明，这是共和党的某些领袖伙同邮电部雇员合伙贪污的一桩大案，他们非法提高西部乡村的邮费而牟取暴利。加菲尔德对詹姆斯说：“我发誓要执行法律，无论在什么地方，打中什么人，我命令你，不仅要彻底调查这一积弊，而且要根除他。”共和党参议员斯蒂芬·多尔西、邮政第二副部长托马斯·布雷迪等人与这起贪污案有关。但最终由于某些共和党要员的强烈反对和加菲尔德政治生涯的突然结束，虽然耗资达400万美元之巨，没有一个人被定罪，只是丑闻的揭露导致了后来进行文官制度改革。

延续至今的美国红十字会，也是多亏了加菲尔德的大力支持才得以成立。

在对外政策方面，加菲尔德和前任一样奉行“门罗主义”。为了显示美国在美州的盟主地位，他计划在1882年邀集美洲各国首脑，到华盛顿召开首次泛美国家会议，以便调解和加强美国同美洲各国的关系，他授权于国务卿布莱恩。但同样由于他的短命，这个计划也未能如愿。

“星形邮线丑闻”以及格兰特总统当政期间的种种贪污受贿案件，都是文官任人唯亲的“政党分肥制”的产物。因此，国内对改革文官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加菲尔德对此却犹疑不决。其实他本人就常常遇到共和党求职者的麻烦。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些谋求官职的人像劫路者掏出手枪一样，把谋官申请递给他。

不幸的是，他遇到的最后那位谋官者向他掏出的不是谋官申请，而是一把真正的手枪。这位总统成了“政党分肥制”的牺牲品。

六、遇刺身亡 褒贬霄壤

1881年7月2日早晨，加菲尔德和布莱恩一同走进巴尔的摩——波托马克的火车站候车室，准备从那里搭车前往威廉斯学院参加第二十五届级友返校日活动。这时一个满目凶光的男人，挤在人群中，悄悄地向总统身边移动。当加菲尔德走过女子候车室，那人突然举起手枪，从背后向总统射击，加菲尔德身中两弹，一弹打在右手臂，一弹击中他的下背部，他大叫一声，用手捂住伤口，当即倒在血泊中。刺客高喊：“我是‘顽固派’的人！现在阿瑟是总统了！”他并没有逃跑，缴械后即被保安人员当场逮捕。

枪响后，史密斯·汤森德医生第一个赶到现场。加菲尔德被移送到白宫后，已是气息奄奄。他立即受到D·W·布利斯医生的精心照料，一组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协助布利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之中，加菲尔德分别动了三次手术，以排去脓肿，取出碎骨，但由于当时X光还未发明，始终不能确定子弹的位置，更无法将它取出。医生们反复用赤裸的手指和未消毒的器械探查伤口，当时他们既未发明抗菌素，更不会现代外科手术，即使是美国总统，医学界也无能为力。最后导致总统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血液中毒。

9月6日，应他本人要求，加菲尔德被专列送到新泽西州埃尔伯伦。在那儿，他似乎有所康复。但到9月17日，他染上了

支气管炎，时而陷入昏迷。1881年9月19日，年仅49岁的加菲尔德去世。在任仅199天，其中有79天处于昏迷状态。

凶手名叫查尔斯·J·吉托，生于1842年，是一名律师，属于共和党康克林派，曾在联邦政府任职。加菲尔德任总统后，他失去了职位，几次谋求美国驻巴黎的领事职务未能如愿，便迁怒于总统，认为这是加菲尔德没有给予顽固派足够的文官数目造成的。在这以后，这个精神状态曾一度不稳定的失望的求职者开始认为加菲尔德必须死去。吉托在谋杀加菲尔德的这一天（7月2日）早晨写道：“总统的悲剧性死亡是一种可悲的需要，但它将团结共和党并拯救共和党……我对总统没有恶意。他的死亡是政治需要。”

据吉托供认，他跟踪加菲尔德已有几周，曾有3次带着枪接近总统到了能开枪的范围，但每一次他都放弃了，因为在1880年的选举中，吉托是加菲尔德的支持者。但最后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心，他特地挑选了一支豪华的0.44口径的英国造手枪——他认为，这支手枪陈列在博物院中看上去能吸引人——对着总统的背部开了枪。

在加菲尔德去世的当天，吉托写信给新总统阿瑟：“我的灵感是上帝对你的恩赐，我想你是感激这种灵感的……它使你从政治傀儡成为合众国总统……决不要以为加菲尔德的死亡是谋杀。这是上帝的行动，起因于加菲尔德负有责任的政治需要。”接着，他又劝说阿瑟组织一个新内阁。1881年11月到1882年1月，对吉托进行了审讯。在法庭上，吉托以精神错乱为由不服罪。他说，上帝命令他杀害总统。陪审团商议了一小时，作出有罪的判决。法官沃尔特·考克斯判处他绞刑。1862年6月30日，吉

托被处绞刑。

最有意思的是加菲尔德的遇刺似有先兆，在他遇刺的前两天曾把他的陆军部长、已故总统林肯的儿子罗伯特·林肯请进白宫，让他叙述其父遇刺的经过。罗伯特向总统详细讲述了一个多小时，加菲尔德一直专心致志地听着。他成为继林肯后第二个被刺身亡的美国总统。

虽然加菲尔德的从政时间不长，而且总统任期也很短，但社会上尤其一些权威人物、刊物对他的政绩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的老搭档、总统任期内的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对他的评价是：他真诚的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以纠正由于过分而笨拙的官职任命方法而产生的弊端。他始终了解这些弊病，常常讨论它们，但自从他担任总统以后，这些弊病的严重性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倘若他活着，他会建议对官职任命方式和任期作广泛的改进，而在国会的帮助下，这种改进无疑会得到实现。

而前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却这样说：他没有行政管理的才能——没有独创性，意志不坚定，缺乏道德力量。他依赖他人——不能面对令人不快的世界，他习惯因受到华盛顿的影响而损害自己。在发生麻烦的各种时候，他的方针就暴露出他的弱点。

前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说，加菲尔德已证明，他不具有蚯蚓的毅力。

著名记者E·L·戈德金认为：他就任以后的两月中，他通过不管是否适合就作出任命的决定来尽力恢复“融洽”，满足

“要求”和承认“派系”，他只是在政治家们中间造成僵局、混乱和失望，在纳税人中间引起反感。

对他评价最高的恐怕要算《民族》杂志了：就公共问题的知识和公共事务的管理经验来说，自小亚当斯之后，还没有一个总统像加菲尔德那样对与二流人物相处有如此充分的准备。他与林肯、格兰特或海斯都不同，不论何时何处，都不需要内阁官员教他，或“保持他的品行端正”。他所主持过的部门没有一个不是由他全权负责。

七、总统儿女 各有成就

加菲尔德与他的妻子卢克丽亚·鲁道夫共生有 5 子 2 女 7 个孩子，其中活到成年的有 4 子 1 女。

老大伊莱扎·阿拉贝加·加菲尔德是长女。她的降生，成了父亲的骄傲和喜悦。因为加菲尔德一想到要作父亲就感到心慌意乱，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头生孩子格外喜爱。他从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取了一个文学人物的名字，作了女儿的绰号：特罗特。尽管他肩上的军事和政治重担给他的压力使他很少有时间来表达这种父爱，但她在加菲尔德的心中构成了一个理想的家庭：妻子、女儿和他自己。为了安置这个理想的家庭，加菲尔德在给这个未来的第一家庭买房子上花了 825 美元。虽然这幢房子并不理想，但对加菲尔德来说，却代表着家庭生活的坚实基础。而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在从前对于加菲尔德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搬到新居后不久，第二个孩子哈利出世了。

但是，悲剧很快闯入了这个温馨的家。正当加菲尔德庆贺被

选为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时，特罗特却死于白喉症。在她生病期间，加菲尔德坐在她身旁，心如刀绞。他后来写道：“我们在12月3日……埋葬了她，那时候，正是她在人间渡过的第四个年头里的第五个月……我整个的生活好像一下被撕成碎片化作了风尘”。加菲尔德带着失去女儿的满腔悲痛，离开俄亥俄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他参与全国政治的生涯。

哈利·奥克斯塔斯·加菲尔德是加菲尔德夫妇的长子，也是活到成年的众兄妹中的老大。在南北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绰号哈尔的哈利出生了。在他父亲当选美国总统那年，他进了威廉斯学院，并且在1885年以学士学位在该院毕业。而后，哈尔又先后进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继续学习法律。1888年，他加入律师公会。结束了自己的学校生活之后，他和弟弟詹姆斯合伙在克利夫兰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由于他特别表现出在经商上的精明强干，哈尔成了克利夫兰托拉斯公司副总经理，他同时还在其他事业上大展宏图，比如曾组织了一个煤炭集团公司以开发俄亥俄州的矿产。尽管他在商业上崭露头角，但他的老本行还是法律。并且因此成了西部储备学院的法学教授（后更名为西部储备法事大学）。后又调到普林斯顿大学，从1903到1908年任该校第一任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成为该校校长及未来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好友。在1908年，哈尔回到威廉斯学院，被推举为该校校长。直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才卸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哈尔的老朋友——威尔逊总统任命他为联邦食品署价格委员会主席，接着又提升他为燃料署长。在后一个职位上，他负责掌管全国能源的生产和分配。首先，他实

行“无汽油星期天”、“不供暖日子”以及其它定量配给措施，节省了大量能源。接着又利用各种改革措施带来了煤炭产量的增长。因此，他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但由于他在改革中的独断专行，也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和反对，被称为“全国燃料资源独裁者”。

战后，他又重新担任威廉斯学院校长之职，把学院里的人类关系研究所发展成为研究世界社会政治问题的论坛。直到 1934 年退休。

1942 年 7 月，哈尔以 79 岁高龄与世长辞。虽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学术研究。但这位总统之子对于驾驭美国生活的最高掌权者来说，却是一位卓有贡献的人物。

加菲尔德被刺那年，他的第二个儿子詹姆斯·鲁道夫·加菲尔德刚 15 岁。他对体育运动特别感兴趣。草地网球和当时新发明的垒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

在威廉斯学院和哥伦比亚法学院时，詹姆斯和哥哥哈利是同班同学。也许是受其哥哥的影响，他也对法律倍加迷恋。1888 年大学毕业与哈利一同加入律师公会。不同的是，詹姆斯很快便娶了铁路总监的女儿。后来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一座俄亥俄的巨大农场，詹姆斯在那儿饲养奶牛，但仍然保持着对法律的爱好，并和他的哥哥哈利合伙开了一段时间的律师事务所。

1896—1900 年詹姆斯被选为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这时他仅 30 岁，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1902 年，他供职于联邦文职人员委员会，1903—1907 在商业和劳动部担任公司局长。在西奥多·罗斯福手下，他领导了对于垄断实况和各行业实行价格控制的情况调查。由于詹姆斯在这些调查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才干，

使得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美国的内政部长。

1912年，詹姆斯脱离共和党帮助罗斯福组织布尔姆斯党，并支持罗斯福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但遭到失败。这次失败，不仅结束了罗斯福的政治活动，也结束了詹姆斯的政治活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詹姆斯积极参加由他父亲大力支持过才创办的美国红十字会。1932年，他担任赫伯特·胡佛总统注定要失败的竞选连任运动的领导人。

后来，他又操起了老本行，在克利夫兰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950年，85岁高龄的詹姆斯去世。

玛丽·加菲尔德是加菲尔德唯一活到成年的女儿，人们叫她莫利。她出生时，父亲正在担任联邦众议员。在华盛顿，好几家私立学校都曾对她进行过教育。而同时代的妇女与她比起来所受的教育少得多。这也是加菲尔德为她的学识感到骄傲的原因之一。

在约瑟夫·斯坦利·布朗作为加菲尔德总统的私人秘书时，与莫利一见钟情。随着加菲尔德的总统任期结束，这对情人不得不分开。但有情人终成眷属，1888年他们结了婚，住在纽约市。婚后，莫利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这使得丈夫从耶鲁大学毕了业，后从事地质学研究并颇有声望，三个孩子也都事业有成。

1947年，孀居6年的莫利去世，终年80岁。

与两个哥哥和姐姐比起来，欧文·麦克道尔·加菲尔德在童年出奇的淘气。在坏天气里，他常常在室内骑高轮自行车，从楼梯上直冲下来，并且在走廊里横冲直撞，从那些具有历史意义

的保护壁板上撞下一块块碎块。但他顽闹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没过多长时间加菲尔德便遇刺身亡。

欧文也继两位哥哥之后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和哥伦比亚法学院。后来在波士顿与人合伙开设沃伦—加菲尔德公司并获得成功。

欧文于 1951 年去世，享年 79 岁。

加菲尔德对于教育有强烈的信念，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公立学校是不够的，对于公立学校不要存太大信心，因为公立学校规定的学习过程是不合人情、违反自然的，孩子们根本受不了。遵循父亲的这些信条，艾布拉姆·加菲尔德从学于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后又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和马萨诸塞技术学院。1896 年毕业后，即动身到欧洲直接学习西方文明在建筑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

回国后，艾布拉姆首先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由他承建的希兰和凯尼思学院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因此他被选为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美国全国建筑师协会理事。克利夫兰规划委员会主席，应特迪·罗斯福之邀担任全国美术理事会成员，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提名他进入全国美术协会。

艾布拉姆对此这样说：“成就和成功会带来这种令人向往的个人名声，但是要个人名声带来成就和成功，却是难有指望”。

75 岁时，艾布拉姆与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女人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10 年后去世。

爱德华·加菲尔德是他父母的最后一个儿子。在他降生之前，全家人都希望他是个女孩。但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事后加菲尔德曾自我解嘲地说了一句双关语：“错误的期望使得我们

一无所得。”

当时加菲尔德还在新泽西州参加竞选。当有人通知他，他的小儿子“内迪”（人们这样称呼爱德华）患了重病时，加菲尔德立即赶回俄亥俄州家中，回到这个孩子的床边。但是，内迪却由于百日咳的折磨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一连四天，全家人等待着，祈祷着，但是，内迪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加菲尔德对这个最小的儿子的死亡深深哀痛，他于是努力教给幸存的孩子们一种对于死亡的达观的观点，无疑，短短数年后，当他自己被刺时，他们是颇需要这样一种安慰的。

内迪被安葬在俄亥俄州的希兰山麓，紧挨着他的姐姐特罗特。